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〇七回 走漫窪小西取水 逢賊寇賢臣遇災

話表施公與關小西只因趕路，錯了站頭。主僕商量著步行，走出□五里之外，到了獻縣，再僱腳力。賢臣此際也是無可如何，只從權緩步當車，往前行走。小西扛起行李，不敢快走，知道賢臣是身帶貴恙，腿有殘疾，只可款款而行。主僕二人，也顧不得風塵擾擾，順著大道，一直行來。走了不到二三里的光景，施公那步履便覺艱難，一拐一溜，一步挪不開兩腳。小西一看，只見賢臣渾身淋汗，滿面通紅，不要說是那殘疾腿，連那好腿都似發脹的樣兒。他歪著嘴一言不發，直是哼個不止。小西偷眼觀瞧，累得他雞胸越顯，鍋羅子越大。雖然如此，卻無一言抱怨。好漢看罷，暗暗點頭，贊歎賢臣忠心為國。不言小西暗贊，且說這漫窪之地，並無鋪面，行人也都稀少。好漢心疼賢臣，抬頭遠望，但見前面有個古廟，相隔尚不甚遠。賢臣無奈，叫聲：「小西，罷咧！也不必往別處再趕，咱就在這廟內歇息歇息。倘有住持，就勢兒借杯茶吃。」說罷，主僕一齊進廟。其中並無僧道，前邊禪房俱已倒壞，只有中間正殿尚存。賢臣抬頭一看，中間掛著模模糊糊的一塊橫匾，上寫著是「三義廟」。明柱上還有一聯掛對——只見被風雨淋得也不清楚了。賢臣細看，方能辨認，其聯云：

若傅粉，若塗朱，若潑墨，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？

為君臣，為兄弟，為朋友，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。

施公看罷，知是祀的「劉關張」，連忙上前叩拜。小西放下行李，也叩了三個頭。又將息將息，行李鋪在就地，讓賢臣坐在上面。施公喘息多會，方才神定，忽覺著一陣乾渴，說道：「是怎麼得口涼水喝喝才好。」小西是個義士，借施公是幹國忠良，連忙答應說：「這卻不難，只用老爺略等片刻，我近處尋取些前來，老爺好用。大約此處離獻縣就六七里路，縱然少遲一刻，到那裡也不很晚。」賢臣只得應允。小西如飛前去找水。這話暫且不表。

且說這漫窪地面，雖說離著獻縣不遠，卻是個荒僻之處。

前不靠村，後不靠店，孤零零一座破廟，時常暗隱歹人，窩藏匪類。又兼那年山東大荒，盜寇如林，搶奪財物。皆因鄭州是天下衝要之區，四方的餘寇，全來奔聚。那年鄭州地面，著名之寇乃是：亞油墩李四、彎腰兒趙八、杉高尖周五、獨眼龍王七、笑話兒崔三，他們的姓名不必全表，統共一□七個。因為踩盤子的踩著了，有往鄭州販紅花紫草的客商，本錢重大。他們知道大客人，全有保鏢的護送，探聽明白，保護客商的，有□來個達官。亞油墩恐怕達官扎手，敵擋不過，又再三哀求一位有名的豪傑，出來幫助。那日他倆踩准了那伙客人經過，亞油墩李四約會齊了，便去動手。他們邀的幫手，武藝高超，一陣將達官殺退，得了包贓而歸。這漫窪三義廟內，他們作為分贓之所，知道的都不敢從那裡經過。

今日賢臣自打發小西去找水去後，自覺遍身走得筋骨疼痛，隨便在鋪的褥套上，靠著神台，閉目養神。不料每日行程，過於勞乏，不知不覺，便將身軀倒在行李之上，合眼睡著了。常言說，入睡如死。外面眾寇一見，心中大怒，一個個七手八腳，奔了賢臣。這個說：「一定是只孤雁飛乏咧！藏在這裡息腿呢！」

那一個說：「莫非是個奸細罷？」又一個說：「不管他是作什麼的，先把他收拾起來，出一出咱們的氣。頭裡只顧與那達官廝殺，不料那大漢保鏢前來，真算有他的黑蛤蟆勁兒，冷不防他給了我一傢伙，險些兒把我弄倒。如今有了這只孤雁兒，你們讓我先出這口氣罷咧！」常言說：「人厲害叫作狠賊！」這個強盜一邊說著，趕上去按著賢臣的大腿，用力往下一拉，咕咚的一聲，捺在地下，摔得那賢臣叫「哎喲！」連忙睜開眼觀看，只見滿殿中是人，只見不見小西在內，先前睡得兩眼迷蒙，此刻添個二目昏花，忙忙哀告道：「啊呀！列位把我拉醒，所為何事？快快撒手。」再說眾寇聞聽，一聲大喝道：「你別作夢咧！拉醒了你，只是便宜你。實告訴你罷！如今你遇了催命判官咧！」

說罷，不容分說，就又動起手來。賢臣一見，說是「不好！」自覺吃驚，暗道：「我這命怎麼這等多魔多難！果然是前來特訪惡人，遇著災星，那是自招，無處可怨；今日走著道兒，無緣無故的來到這裡歇腿，會碰見這伙強人，難道這也算我自投羅網？怎麼說這等的湊巧！此站並無牲口，走得遍身酸痛。來到破廟安息，忽生焦渴，命小西去取水，以致離開。小西取水，去了好久，為何還不回來？莫非這是前因後果，老天注定我該當此地逢絕？壯士呀！你早來一刻，還可相見，不然，我命休矣！」不知小西立刻來否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